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九目錄

裴光庭

光庭字連城贈太尉行儉子早孤武后時隨母厙狄氏入宮甚見親待累遷太常丞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加宏文館學士二十七年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男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太常議謚曰克詔改謚忠獻

宰相等上尊號表

臣光庭等言臣聞惟天爲大聖人合其德知微其神至人

契其道德應者天錫其命道尊者帝受其名伏惟陛下克享天心誕承丕命仁育萬類道光四表功業見乎變禎符應乎時往者國步多艱克清內難皇天眷祐受命文宗允協聖謨肇修人紀不易日月再造乾坤此陛下之神武也若乃欽明上古允恭克讓綴學設教定禮創歷章施五采克諧八音緝熙之教成肅雍之德備此陛下之聖文也若郊祀天地文之經也敬事神祇文之德也柔遠能邇文之化也登封告成文之表也非大聖則不能合其典謨非至神則不能制其通變故功成者不可不表德至者不可不

崇是以百辟禺望三靈乃眷將謂鴻名尚闕大典未敷臣等昧死上尊號爲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將以首出于古表正萬邦伏願守神器之至公違鳴謙之小節微名不可以滚拒大典不可以固違則乃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凡在含生不勝大慶臣等區區敢以固請

第二表

臣光庭等言臣伏以聖德廣運神功莫大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是用稽古歷考元符敢備元名以光帝冊陛下蒸蒸大孝翼翼小心沖讓推誠未允羣請臣等愚蔽罔知所圖

臣聞聖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名智無不通物無不照其德合其名稱蓋聖人之總名非王者之私受昔周尊后稷推以配天所以美其聖矣及思齊文王人樂其德所以稱其聖矣及下武繼文能受其命亦稱其聖矣是以列聖相承受天之祐豈則前聖有紀而後聖無名陛下聖無不通神無不妙克受文命大定武功稽之於古則如彼考之於今則如此豈可鴻名大寶未有所崇蓋天授者不可違人欲者從其願伏乞暫回元鑒俯察丹誠使文德武功鬱爲稱首朝聞其道夕死是甘區區以固請無任悚踴之

至

第三表

臣光庭等言臣等竊因輿頌上奉鴻名丹懇備陳元鑒猶邈是故退省方策進輸眞誠伏惟陛下少回天恩則海內幸甚臣聞天下者列帝之公器聖號者先王之至名故業崇則器尊道在則名應理徵不假義與無私今天之祚唐重光累聖天則有命聖可無名今若違而不居請而不允豈所謂畏天命以從人欲之旨哉伏惟聖以知時神以妙物文經造化武定邦家書云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光昭帝

圖莫斯爲大不稽古之明義豈在今之能名臣等虔率舊章奉將元命非敢虛美以咎其詞伏願上察天心下自人聽使百靈遂望萬古式瞻則朝聞其道夕死無恨臣等不勝懇迫之至

賀雨表

頃以春季夏初微僭時澤雖無溥潤尚未爲災臣等親承德音憂勤萬姓虔誠雲漢自結壇場有孚斯感不疾而速則有鶴鳥和鳴油雲沓起未崇朝而四溟飛灑不終夕而萬里滂沱生靈以之相慶草樹繇而自樂臣等幸參近侍

親奉殊祥蹈躍之誠實百常品望宣付史館

賀雨表

昨二十五日伏見高力士奉宣敕旨親於興慶池投龍祈雨伏以何言者天卑聽以平施惟微者聖旋感而降祥用能感乎饗臻幽贊昭應聖德美利其至矣哉頃西郊微慾南畝不害遠自河陝巳聞沾洽近次咸秦頗未均被而聖情遷軫憂勞日昃降天步禱神池屑然肸蠁若有從助俯祈萬福之祐仰叩三靈之心言發而旋雲朝隮神通而甘露降澍人欣華黍之盛物覩由庚之樂不疾之速書契所

未聞至誠之感皇王所不載需休之慶曲成羣物況在臣等切倍常情望宣付史館式彰昭感之美

賀幽州執奚壽斤表

伏以濬仁燭幽遠被無外至德感物刱玆有苗頃者奚壽斤放命不恭執訊來獻而陛下設誠不疑推致赤心歸於賑落襁負而至置之左右射御不違自非睿宗至誠被物何以驟改驕節卒爲忠臣變鴟梟於鸞鳳登反側於仁壽求諸前古竹帛所不載稽諸近事耳目所未聞臣等豫覩休異輒敢書於史册

請修續春秋奏

臣聞聖人述作先定天人之心次紀皇王之跡垂謨訓於萬代示褒貶於一方湯武道衰斯文將墜周公補其絕緒仲尼振其頹綱然後樂正雅頌懲惡勸善自獲麟已來代歷千祀班馬以紀傳黜凡例魏晉以篡殺爲揖讓既撓亂前軌又聾瞽後代春秋之義非聖人誰能修之伏惟陛下闢四門修六典高視風雅發揮經術微臣末學待罪阿衡職兼宏文懼不勝任昔晉書文詞繁冗穿鑿多門太宗特紆宸衷親爲刊削兼命儒學以成贊論書稱御製臣等不

勝大願上自周敬下至有隨約周公舊規依仲尼新例修續春秋經具有褒貶伏望進御裁定指歸如先朝故事其傳請與館內直學士張琪李融等如左邱明受經敷暢聖意屬詞比事原始要終審逆順之端定君臣之敘繼周孔之絕跡闡文武之鴻休傳之無窮永爲程式

請以三殿講道德經編入史策奏

堯舜以揖讓而理湯武以干戈而興或勞神以苦形且役志而焦慮有生之類雖亦闡於小康無爲之風故未臻於大道今陛下化成天下與道元同小其有爲之迹宏此不

言之教將以去華歸本削僞存眞其爲道德之鄉固在老莊之術遂命集賢院學士中書舍人陳希烈諫議大夫王迥質侍講學士宗正少卿康子元贊善大夫馮朝隱等於三殿侍講敷暢眞文演襄城之七聖及姑山之四子理之於國惟清惟淨之風修之於身久視長生之道聖化元運寰瀛樂康咸日用而不知實曠代之未有臣忝職司望編入史策宣示天下

請以加老子策詔編入國史奏

伏見昨日一敕教示百僚爰及兆庶聖恩溥洽德澤如天

亦既生成載加誨勗莫不遷善咸知向方臣忝在樞衡未有宏益忽承天獎曠若發蒙雖義軒上皇堯舜至德無以加也天下幸甚望編入國史以示將來

斷死囚二十四人請宣付史館奏

臣等伏見所司奏天下應死囚總二十四人竊以天下至廣宇内至衆豈惟德禮所齊囹以幽贊潛治方將勸休述美非獨成康之時反樸歸淳幾若華胥之俗昔斷獄數百文景稱仁微諸良史遠有慙德臣等竭心奉職徒效涓塵之微動色相趨預聞頌聲之作請宣付史館克昭盛烈

金城公主請賜書籍議

西戎不識禮經心昧德義頻負盟約孤背國恩今則計窮求哀稽顙聖慈含育許其降和所請書隨事給與庶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可致也休烈雖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而不知忠信節義於是乎在

楊若虛

若虛元宗時人

應知合孫吳運籌決勝科對策 并問

問朕聞武以保大定功刑以禁邪止殺軒轅三皇之聖莫

能去兵陶唐五帝之聰時猶振旅故知體國經野安有弭伐居安慮危可無預備朕纂承丕業虔守大寶因祖宗之既康恐文武之將墜兢兢戒懼翼翼憂勤而德教誕敷烽燧尚警三邊每勞於征伐百姓不歌於耕鑿言念于役深軫於懷所以日旰忘飡中宵輟寐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俎索名將以守邊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子等藏器待時呈才應命盡陳古今之事備詳攻守之策至時賢著述往彥勳庸兵法有五十三家宜分其四種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景略可逮於孔明張遼得齊

於關羽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我李勣與李靖先朝之光誰最又邛南一方之地磧西萬里之域將棄之以促境寧守之以勞人鎮涼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於積石險阻要害予疑汝明秦中歲役於防冰若爲釐革代北年疲於禦塞奚所變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澀何籌以繫其虜凡此邊廷今爲重鎮何經何見何履何歷若兵不獲已用何奇謀貞我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咸述爾能直言其事當有昇壇之拜佇伸推轂之寵

對臣沐清化忝紆黃綬屬陛下聽鼓鼙之音載懷將率卹邊鄙之聳思輯軍容臣竊歎三隅未寧爲日久矣不以庸菲謬膺推薦恭承大問俯蹐玉陛咫尺天休以抒情素臣聞古先哲王鮮不征伐禁暴止亂咸以爲人思患預防實爲善政伏惟陛下允恭克讓虞守四表俊乂咸理以孚于人猶恤彼勤勞求茲政道實天下幸甚臣聞事適於務則理有成法宜於時則功可建是以廣採輿誦詢於芻言不以人廢言不以欲違衆故計濟事立利倍功大完軍保勝道泰人安雖三邊未清而百姓不弊臣聞或多難以啟其

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守宇天其啟此邊難以警陛下勤於政理以致和平因定荒亂之宜以爲子孫之業也不然者豈聖明之時屢有斯寇今若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欽崇天意允釐庶績制以官刑儆于有位愛敬立於親長始終協於家邦崇禮以致賢修德以來遠言合於道雖賤必行議乖於政雖貴必罰謀得其要必申瓜衍之賞刑當其理不貽戮僕之懲則在庭之官足以致化臣聞燕昭立館以報强讎越踐自勤竟雪深恥景略用而秦道霸孔明起而蜀業成豈明明之朝不如區區之國其珠玉無足愛之必至

賢良思用求之必來惟陛下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苟得其任何憂制敵降戎而已哉必資聽之不濫擇之無失審甄其操履明試以言謀之以八徵求之以五聽穰苴進於晏子韓信用自蕭何是以君人勞於求才逸於任使舍人求勝臣以爲難臣聞自古用兵成敗相半賢者得其大愚者得其小莫不同用於法焉至於戰勝攻取無出三事類文校義分爲四種記之金策具於玉韜漢臣以之撥亂輔時上應列宿振威耀武咸得其才以臣之愚何以堪此然守終持滿竊仰鄧禹之能勍敵神謀頗懷馮異之略至隱若

敵國思其奉上之故亦採於一善未致其全若景略比於
孔明功當術淺張遼比於關羽壯劣情優斛律光著破虜
之功賀若弼有平陳之績論其攻戰則可齊肩語其才雄
此或先駕彼亡隋之任士內用寵戚外階朋黨忠言死於
逆耳國命出於讒言政以賄易功以財成鴈門之圍兵士
以微而不賞狼河之敗許公以親而不誅天下分崩人受
塗炭是以李勣與李靖爲國家用因隋亡之臣致有周之
業靖則克勝其任匈奴於是破亡勣則能達其謀高麗以
之終滅謀功比事勣可同年以功取人靖以居上臣聞惇

德允元柔遠能邇王者無外守在四夷張綱棄兵竟和南國充國不戰亦定西夷若李牧以居邊魏尚而爲牧遠和邇鎮固障持邊遠和則不勞邇鎮則居逸是謂釋遠謀近逸而有終然後明其伍候守其交禮謹其走集誠以不虞足以輯和士庶羈縻夷狄何必棄南邛之戎捨積西之地驟先朝之業致將來之誚焉蹙國挫威臣所不取臣又聞華夏者國之心腹邊陲者國之支體若心腹克盈則支體無害古既守之不損今禦之而何失古以之足今以之虛非古今有殊理實授非其任然東自榆林西至蒲海限之

以亭塞隔之以山河啟玉關金微之險有臨洮墨離之阨飛狐白石爰在幷汾木狄土門出於幽薊李靖距頡利於磧口終絕南侵李傑敗王師於榆關遂貽東難險阻不異成敗乃殊以是言之非才莫可今若漸收塞上之士申晁錯之謀安輯雲中之人曉嚴尤之術保以邑落守以城池求賢良以爲守習農桑以爲教敵至則收其積聚使野無所遺賊去則伺其虛危使兵不失利則秦川歲減於冬戍代北不懼於秋犯臣見薊門屯田降軍冠之乘攻守餘暇務耕耘之積省兩河之粟資三軍之費但使役之無擾何

憂兵以致弊軍旣未息此安可停臣聞取亂侮亡書之明義固險而守國之恆政若柳城之寇不虐於邊人鴻臚之賓未絕於來使則養士卒以待其衰也必若虐暴邊隅須申致寇之略如其毒痛於下方興問罪之師任之以智能申之以謀策明賞必罰教人以信山林水澤之陣識以權宜父子兄弟之軍赴湯蹈火然後揚兵耀武示之以威則師旅以貞夷狄柔服惠懷無戰其在於茲若但行以秋霜之嚴而無時雨之澤不計而動離怨在心驅以合敵貪以取敗旣輕有生之命求幸白刃之中使天威挫衄者臣竊

恨焉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臣以不才展効州郡每懷報國屢上微言神龍二年進狀論沙塲喪敗開元四載投匭言降戸得失鑾駕西幸又於河中府上表幷進柔遠論一首而才微理拙不蒙顧問制問曰何經何歴敢不盡言臣識淺才微罔知攸據至若昇壇之拜推轂之寵豈可一策所能及愚臣暗昧不足以當之俯伏惶恐若履氷谷謹對

劉庭琦

庭琦開元時官雅州司戸

對家僮視天判

甲於庭中作小樓令家僮更直於上視天乙告

違法甲云專心候業不伏

士惟各業法貴師古苟睽厥道盍速其尤甲也黔人頗遊

元藝門庭之中駕小樓而對月星象之下縱微管以窺天

懸究昭回遠揆雲物傳諸子弟頗覿前修授以家僮未詳

其可雖有詞於候業亦難免於刑典更資研問方寬糾纆

張嘉貞

嘉貞字嘉貞蒲州猗氏人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

長安中以採訪使張循憲薦則天召見擢拜監察御史歷梁秦二州都督開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累封河東侯十七年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

空水共澄鮮賦

空之爲象也本乎天水之爲德也本乎泉上善之人方其性貞化之客愛其元清虛而隱性含受而無偏因高下而臨照故能共於澄鮮誠大明而盡善實和光如可憐爾其皎潔清泚空邑懸於水底分明昭曠水光積於空上玲玲

瓏瓏晶晶液液託九霄如染翠澈千里而含碧微風共息含晴影而湛然兩日俱生弔長輝而相射表裏如一容象難尋涵泳游鱗若迴陵而上出聯翩度鳥疑戲沙之下沉爲當物將類於迴覆爲是人自惑於闚臨竟未能縷列於疑似分别於空水元之又元美之逾美

水鏡賦

利濟者水涵虛者鏡懷朗鑑遇物無心處下流通而不競對清流則泛濫長游開寶匣則蟠螭孤映汾澮所及泯眾惡而無私銓衡不遺鑒羣才而必正清泃其味堅貞其質

六氣咸用彼得於終亨五材不憖乃取其初吉潑則不竭貞能象物浮錦纜而花生映瑤臺而月出若然者體不自有故受之於金功不自居乃推之於坎昭昭神遇必盡其妍蚩泛泛隨流豈懐於舒慘清必見底明恆照膽蘊之則止寧有謝於屯蒙用之則行竟無情於窺鑒臨萬象而皆見總百川而俱會隱瑞鵲於光中泛靈查於天外混之不濁含靜質而終潔覆之則昏用明道而若昧功雖一致理或殊調乘桴浮海從我者豈測其潑賦蒙求徵無欲者以觀其妙納晴天而兩日交麗因紅粉而雙容俱笑既不憚

於惠風亦何疲於屢照加以向日冰靜澄流玉潔聲名未著覽鶴髮而魂驚功業後時仰龍門而心絕幸君子之惠鑒庶流同而派別

奏宥反坐罪

昔者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

答勸置田園札

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餧若貿譴責雖

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

石橋銘序

趙郡洨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迹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爲試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碪斲方版促郁縅（一作鍼）穹隆崇豁然無楹吁可怪也又詳乎叉插駢坒磨礱緻密甃百象一仍餬灰璺腰纖鐵（一作纖栓）蹙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蕩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濬智遠慮莫能剏是其欄檻華（一作華）柱鎚斲龍獸之狀蟠繞拏踞睢盱翕欻若飛若

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河臨乎析木鬼神幽助海石到乎扶桑亦有停杯一作林渡河羽毛塡塞引弓擊水鱗甲攢會者徒聞于耳不覿于目所覿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莫之與京

先師仲弓贊

諸侯爲邦雍也可使道在於政政期於理用刑者何居敬則已況禮況德聞之夫子

北嶽廟碑并序

有國者殷薦於天地望秩於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

嚴敬於鬼神克諧於禮樂故休祜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叶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醎五鎮俱清恆爲冬其音羽大哉玆嶽殊於衆山嵩華乃跼乎近甸衡泰不踰乎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覩其足也下捺坤軸元神之都府豈止劈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撑大海澒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嵳峩巉嵒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冥其道至乎其德至貞氤氳馨馨目之不覩夫

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奥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
稽彼上古洎於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
叶祚數昌期以之永降臻嬴秦爰逮周隋匪修匪虔或替
或僭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嗚呼黷祭
虛陳昭靈罔答更張禮秩固待雍熙粤若我唐正百王頹
教恭惟我后揚五聖丕烈人神允浹動植和暢乃藉北鎮
紫南壇碑西岳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祗其祠也故穰穰介
福獲於彼喁喁衆心徯於此而今玁狁不熾已萬餘辰邊
隅於是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以阜

人靜以安俗俗安而人阜君睿而神聽惟神幽贊巳成惟君能事斯畢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黝輅纁旂未由冬覲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新（一作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率舊（一作新）章也非夫昭信雅直豈常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者衆矣春終秋孟冬首三之月尤劇蘋藻自羞若從官斂樵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耳與其淫諂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貞政莫先乎淳參造化以成萬物莫先乎神資帝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

護神莫先乎君公理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菲才謬
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
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於岳之陽伊岳致神惟神主岳高
柯古幹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魂肅恭慄然何爲故以嗟
嘆嗟嘆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彰德事可追於
風雅詞無隱於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熒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
宗盤薄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
地成神道助貞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

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禋國萬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作兮至誠通兮昭冥協和至道默兮對揚頌歌大恆如礪明德惟哉

趙州癭陶令李懷仁德政碑

夫緝懿德以升榮必凝範於金冊總徽圖而闡化亦昭茂於丹青將以矯弊翻訛匡風正物求諸曩烈良宰況乎辰樞委曜載誕宗英屈市立之重就烹鱻之任而能立心政術克著清猷吞賈鄭於胸懷顧周韓於掌握信可以騰芬琬琰垂範將來者焉君諱懷仁字卽闕隴西狄道人代祖

元皇帝曾孫太宗文皇帝之族子也自黃軒御歷元帝垂時竦瓊構於綿代渙瑤原於遙祀月魄凝祥庭堅之德斯邁星精委貺伯陽之道攸高靈變所鍾神功乃暢撫羣材而贊統允叶龍圖敦九族以垂風載光麟趾華宗景冑可得稱乎亾祖湛北宮之德雖厚西崦之老不借父義持節丹松商恆四州長史使持節都督丹州松州商州恆州等州諸軍事恆州刺史徵拜宗正卿轉左驍衛大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英姿鳳峙逸概鴻騫行不恆物言必以信出總六條入參九棘戎機斯要載奉鉤陳忠肅之誠見稱循

警君商岑薦祉渭川澄祜稟靈和之氣挺韶茂之姿始自褓辰已見克岐之美迨乎丱日更標通理之稱蓋亦猶同山之羽光彰五色渥水之駒早聞千里豐池孕寶紫氣遥浮楚岫銜珍白虹孤映若乃韞器清朗植性溫嚴磨而弗磷撓而不濁忠孝之道無待佀成仁義之方率由斯至雖聯華帝室毓質景門而乃謙恭肅慮若在冰谷不宣驕而傲物豈恃貴以誇時言則循憲動必由禮幼而聰敏備覽羣籍偃書林而斂實漱詞河而吐潤貞觀元年承隱太子爲息其後降封陳留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錫社分茅乃

遵周冊誓河疏邑爰依漢典爵窮上等名貫通侯發以聲
明紀之文物朝廷以今之長吏古之諸侯任總一同寄淺
百里況全趙之地是曰大邦鳴絃軌俗實資良彥永徽元
年以宗室子弟敕授朝議郎行癭陶縣令晉稱楊國魏曰
癭遙近控槐川旁通寑水封城舊址即帶常山歷郡故基
還分鉅鹿趙肅王之子美化猶傳廣川國之裔淸規未遠
君乘輕涖境經餉升職宏製錦之術取棼絲之義不言而
教道德齊禮法令爲師勝殘去殺而以爲政之本學校居
先阜俗之原耕桑是務於是敦勵鄉黨豐塾俱開課租農

時田疇盡闢子衿之侶遠同洙泗歲取之積近辟京坻至於棄業遊手挾丸之客剡鼓之酋咸仰仁明變其澆悍市無竊盜路多懸寶鳴桴既靜犴獄恆空彈絃跕屣之家復遵貞道剽奪椎埋之豎更同醇懿若夫孤老疾恙惸嫠窮竭煙火不舉資費靡依親勸富豪均為周贍衣食畢繼咸無凍餒徭賦賙卹斷自經懷揣其輕重量其遠邇牽而弗擾勞而靡怨而以士女攸居郛邑為重商旅所湊闤闠斯切而地惟鹵溼垣巷多毀農事之餘漸勸營構修衢矢直列肆星羅崇墉掩藹飛甍隱耀通渠亘陌長隄叢陰百姓

相驩靡弗稱賴亦猶齋茅荷竹無煩堂邑之闕二字下闕疏原有濟滎陽之俗闕阿之功既峻無闕之政爲優較而言焉我亦奚愧界內有狸乳鼠麥秀闕岐異獸成狸徒彰昔美兩岐輿瑞空結前謠未有乳字之奇雙穎之異超今絕古掩牒豁圖雖天降休祥本符昌歷然産於縣境良由善政不有聖朝孰任明宰不有嘉應何表能官豈若祥麋變質獨紀瑕邱之化禎禾擢秀空顯中牟之德逮於今茲彼固非美合縣道俗等道存名教情據典律咸棲幕府並浴儒津以爲盛德必彰既形之於舞詠徽風載洽亦播之於絃

管言武城之小善尚著歌謠董須昌之微功猶勘碑頌況我君英規允暢惠化旁流道軼翁卿仁跡涉𡿨焉可使丹書靡紀翠碣無聞者乎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目錄

賀紫宸殿烏巢表

賀宣政殿烏巢表

章仇兼瓊奏吐蕃安戎城得泉賀表

賀迎元元皇帝眞容有慶雲見表

皇帝夢元元皇帝眞容見請宣示中外奏

呂延祚

進集注文選表

崇宗之

昭成皇后謚議

蘇晉

嚴從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

賀知章

知章字季眞會稽永興人第進士開元中累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充皇太子侍讀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授祕書監晚年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天寳三載上疏請度爲道士還鄉里元宗親制詩贈行卒年八十六肅宗立贈禮部尚書

上封禪儀注奏

昊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各異陛

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

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獻終獻合於一處

唐龍瑞宮記

宮自黄帝建候神館宋尚書孔靈產入道奏改懷仙館神

龍元年再置開元二年敕葉天師醮龍現敕改龍瑞宮管

山界至東秦皇酒甕射的闕一字一西石山南望海玉笥香爐

峯北禹陵由射的潭五闕三字白鶴山淘砂徑茗闕一字宮山

闕二字潭封田茭池闕一字洞天第十名天帝陽明紫府眞仙

會處黄帝藏書闕三字闕闕四字禹至闕得書治水闕一字禹之

下闕

李元紘

元紘字大綱京兆萬年人開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清水縣男與杜暹不叶罷知政事出爲曹州刺史以疾去官拜戸部尚書仍聽致仕二十年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

請令張說吳兢就史館修史奏

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貶褒千載稱之前賢所難事匪容易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

今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其事也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

廢職田議

伏以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閒無役地棄不墾發閒人以耕棄地省饋運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爲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卽須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置屯古所未有

得不補失或恐未可謹議

牛仙客

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小史積功遷洮州司馬王君㚟節度河西召爲判官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爲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爲朔方行軍大總管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遙領河東節度副大使封邠國公加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諡曰貞簡

請宣付元元皇帝靈應奏

臣等伏覩皇太子送十二月德音赴史館伏承陛下前月

五日將欲廵幸渭北是夜夢元元皇帝曰明日子欲遊乎
北神不在此事宜止五更當自有應且子之享國多歷年
所何必此日陛下二更卽降制停渭北之行至五更果烈
風大起際暮方定伏以玉眞體妙莫大於皇極盛明致理
孰盛於吾皇由是感而遂通聖與神合言不測之事示必
然之期果茲烈風有叶靈夢旣彰陛下之祚更表無疆之
休同天地而久長若符契之徵驗臣以上自開闢博考圖
書神靈效祥帝王膺慶未有若此之昭著者也臣等謬當
樞近又忝史官預聞德音不勝抃躍伏望宣示百僚須及

中外

賀紫宸殿烏巢表

臣等伏因侍奉之際天恩令臣升殿覩此烏巢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仁慈所育豈獨黎庶故得上元協應靈烏呈瑞翱翔不離於廷際栖集必歸於軒檻或人俗所有但止於園林今聖感而來乃巢於殿栱依人無懼戀主愈馴博考圖籍未之有也臣等幸忝樞近親覩休祥望頒示中外以彰靈感

賀宣政殿烏巢表

牛仙客

陛下孝友因心慈仁被物故得上帝儲祉靈烏發祥高棟重櫨共瞻爰止前軒內殿皆覩來巢視之彌馴逼之不懼休祐重沓而交應徵求古今而未聞臣等何人屢覩嘉瑞望與前狀同宣中外克紀禎符

章仇兼瓊奏吐蕃安戎城得泉賀表

此城往緣無備權屬吐蕃天威所臨復爲我有而犬戎自送其死且或執迷率彼凶徒輒敢圍逼城中在昔惟水爲虞雖佇之則多而汲之路斷陛下每憂無物必期靈祐聖心有屬神道元通遂使折石流泉分巖瀉液動天地而昭

應與造化而同功三軍所資一朝皆足既使無渴乏之慮益勵忠勇之心翦滅寇戎從此非遠傍稽典策博考禎休以欣以躍實倍常品請宣示百僚編諸册簡

賀迎元元皇帝眞容有慶雲見表

伏以元元孚祐聖感潛通將垂介福必有丕應頃屬初夏微陽暫偃自蓂協已來頻降膏澤夔兹秋稼成此豐年又數日陰雲通霄澍雨聖容將出天景廓清加以霏烟在天瑞氣捧日元符稠疊若此再三惟皇祖之降靈表吾君以大慶爰自古昔所未嘗聞臣等何人覩兹明應伏望宣付

史官

皇帝夢元元皇帝眞容見請宣示中外奏

兵部尚書兼侍中牛仙客等奏臣等因奏事親承德音陛下謂臣等曰朕自臨御已來向卅年未曾不四更初即起具衣服禮尊容蓋所爲蒼生祈福也昨十數日前因禮謁事畢之後曙色猶未分端坐靜慮有若假寐忽夢見一眞容云吾是汝遠祖吾之形像可三尺餘今在京城西南一百餘里時人都不知年代之數汝但遣人尋求吾自應見汝當慶流萬葉享祚無窮吾自度其時今合與汝於興慶

中相見汝亦當有大慶吾猶未即言語畢覺後昭然若有所覩朕因即命使兼令諸道士相隨於京城西南求訪果於盩厔縣樓觀東南山阜間迺遇眞容一昨迎到便於興慶宮大同殿安置瞻覩與夢中無異者伏以元元大聖降見眞容感通之徵實符睿德陛下體至尊之道崇清靜之源何曾不禮謁虔誠爲蒼生祈福故得眞容入夢烈祖表靈求之西南果與夢協且興慶宮者潛龍舊邸王業所興當此處而告期與嘉名而相會斯乃降於紫府鎮我皇家啟無疆之休論大慶之應陛下爰捨正殿以爲法堂是尊

是崇至敬至極殊常之理將萬福而俱臻無外皆覃迺億兆而同慶臣等昨日伏承聖恩賜許贍禮自然相好諒絕名言開闢以來典籍所載未之有也臣等無任慶悅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仍請宣示中外編諸簡冊者

呂延祚

延祚開元六年官工部侍郎

進集注文選表

臣延祚言臣受之於師曰同文底績是將大理刊書啟衷有用廣化實昭聖代輒極鄙懷臣延祚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臣嘗覽古集至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選三十卷閱翫未已吟讀無斁風雅其來不之能尚則有遺詞激切揆度其事宅心隱微晦滅其兆飾物反諷假時維情非夫幽識莫能洞究往有李善時謂宿儒推而傳之成六十卷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覈注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指趣則巋然舊文祇謂攪心胡爲析理臣懲其若是志爲訓釋乃求得衢州常山縣尉臣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臣良處士臣張銑臣呂向臣李周翰等或藝術精遠塵遊不雜或詞論穎曜巖居自修相與三復乃詞

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杳測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義作者爲志森乎可觀記其所善名曰集注幷具字音復三十卷其言約其利博後事元龜爲學之師豁若徹蒙爛然見景戴謂激俗誠惟便人伏惟陛下濬德乃文嘉言必史特發英藻允光洪猷有彰天心是效臣節敢有所隱斯與同進謹於朝堂拜表以聞輕瀆冕旒精爽震越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謹言

崇宗之

宗之開元時官禮部員外郎

昭成皇后謚議

昭成皇后謚宜引聖眞冠后謚之上而誤加大字非也若取單謚配之應曰聖昭若睿成以復謚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眞昭成且太穆皇后武德元年五月追謚爲穆皇后貞觀元年五月六日又追尊爲太穆皇后上元中又追尊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貞觀年中謚曰文德上元中追尊文德聖皇后即後漢皇后紀范煜論明矣

蘇晉

晉贈太子賓客珦子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累

遷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襲爵河內郡公開元中加銀青光祿大夫終太子左庶子年五十九

應賢良方正科對策并問一

問妙盡黃閒期於一作乎百發術該一作窮元女寧無七縱聲苟中律不憚撞鐘之求服必稱儒何辭解衣之試況今徵工意匠搴秀談叢臯鸞即事於分區牛驥佇從於別阜謂其淩厲顧眄以雪陳琳之恥一作陳侯之疑何乃罔敢遷延不答馬卿之難豈時英所病共設於翟酺將高尚在懷不屈於周黨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莫能折衷何則含光

隱迹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寡徒安獲知巳之薦舉逸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爲（一作無）盡善文武之道方冊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爲諸侯杜預無穿札之力士爲知巳崔洪有挽弓（一作弩）之悔相圃澤宮失之遠矣子皮鮑叔夫何言哉（一作夫何有哉）舉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一作秉）所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效無斷限之年試以（一作之）文才智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舉闇識竊位舉而非（一作非其）人寧當顯戮臧孫之犯既是虛刑子文之辜復當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錫具陳行慶又誰爲首凡此歧路罔識攸

從遲莫如律（一作知律）宏其利涉

對物以類昇方以類降故大小趨捨未始離乎類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武時其效歟矧惟生人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安可處非其類乎斯固士君子砥行立名伸首抗迹思欲奮迅泥滓淩邁雲漢與鸞鳳爲伍矣豈不能折其鋒沮其目誠謂類有聚羣有分下流不可久居且無其時猶欲于進之若此況乎師曠傾耳卞氏拭目將欲察異音求奇彩苟有留者誰肯遷延於解衣之試哉策曰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莫能折衷何

則含光隱迹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寡徒安獲知己之薦舉逸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無盡善者夫人洪然則淡其心飾其狀不可知以貌不可窮以言將爲辨者不可也求乎其端或有可知矣夫天之巖乎其上者施人以氣地之坎乎其下者成人以形高下之間不可逃者形氣而已矣氣之積者彰乎形形之動者感乎物彰於形故可以象察感於物故可以類求察其象長短之材可量矣求其類邪正之氣可識矣雖則含光隱迹介立不羣終不能以形逃不能以氣隱明矣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古聖王之觀人也未嘗越於是取捨之言非不盡善也但夫懷詐飾僞舉世有之干祿者不盡善舉人者不盡智或以勢逼或以利興觀象察言以難其識附威藉利諛媚其心有於此者則取捨之方何所施矣嗚呼負舟登山誠難事也策曰文武之道方策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爲諸侯杜預無穿札之力士爲知己崔洪有挽弓之悔相圃澤宮失之遠矣子皮鮑叔夫何有哉夫射者先王所以定人之心和人之志亦以示威儀耳以爲諸侯分我茅土育我黎蒸撫有威衡持秉生殺當

審心定志敷德遵和故爲其立飲射之法以導達其志不在穿札貫的矣子曰射不主皮卽其義也則夫麗龜貫石者將武夫之伎耳非不侮鰥寡保其社稷之業夫有大功者獲大賞異哉當陽誠無閒然矣古之君子冠業而立於朝則必有益於時矣以爲益時者莫先於進賢苟得其人則沒齒無怨矣又何可顧望默識乎子曰定其交而後求夫古之人定其交者將宏濟時務克清代幾恐夫道不吾行才爲時棄是用定其交求其達豈徒跼促存於情之所好哉若以情之所好相求則是便僻比周之人豈得爲文

雅君子乎崔侯必不以挽弓爲悔假使子皮薦國產叔牙舉夷吾終不能光興鄭邦匡合齊社亦未足以紛昭載籍矣策曰舉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所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效無限斷之年試以文才智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舉聞譏竊位舉非其人寧當顯戮臧孫之犯既是虛刑子文之辜復當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錫具陳行慶又誰爲首夫天之平分萬物體不俱舉有其才者童其首揮其翼者兩其足德不必備才難盡善其人善於政者不必有其文工於詞者不必敏其事書曰無求備於一人詳矣

先王均其曲直任其事宜物各有所長工拙不相害矣故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則堯試其人以官備在方冊矣夫政有序化有漸時有險夷功有隱顯爲政者當責其歳晚不可中道而廢也施政立德不過乎三年人情大可見也孔子曰期月而化成書曰三載考績何得無限斷之年歟夫文者貴其能書理論宣道其業非得意之實乃無意之筌歟夫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非文無以自達苟欲考之文詞求之遲速則志有可得在政斯亨言之無文用亦何害且夫官爵者至公之器也薦賢者至公之道

也君子持至公之道守至公之器進思盡忠何可回隱復俔薦嫌疑親讎之間哉昔者先王之立制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舉非其實寘其阿黨之誅薦得其人介以彙征之賞行慶之典不偏於師錫矣時理則德存代亂則道喪難乎魯無君子楚不足徵使子文安居臧氏無咎痛哉政不難矣不有仲尼蔿賈之喻千載之後何知其過焉謹對

又應賢良方正科對策 并問

問朕聞處域中之大據天下之圖莫不設簴以思賢解琴而願化雖君唱臣和而明鮮晦多所任者或非其人所行

者儻乖其道歸於浸弊罔弗由玆朕寅畏上元負荷先構靜言爲國有若涉川風俗未淳政教猶鬱黎元寡遂鸞鳳不臻當宁永懷良深愧歎子大夫講聖人之高議明王事之大綱蓄憤謀忠歷年載矣何施而反本於古何用而救末於今何術而人物阜安何德而神靈滋液爾其無隱無忽悉之究之通其條貫朕當親覽

對臣聞聖人法天而理察道而行心膂俊賢子惠黎獻吏恭爾位人樂其業朝無粃政俗詠康哉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人從乂此其謂也雖根英異轍火木

殊途革去故而鼎就新夔咸池而歌大夏然而無易茲典其故何哉葢以因天人之和順陰陽之數不可替也皇上道高西聖德邁南薰黃龍薦圖翠鳳爲寶至於膺正歷享靈符朗七曜於銅儀安萬人於寶歷延祥降福陟酌登封八表黎元歌皇風而周地絡四夷酋長頌元化而建天樞此皆以刻於玉版載於金匱爲帝者之祖宗與乾元而始終至於坐衢室端冕旒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赫赫明明之美無聲無臭之化固以榮鏡宇宙發揚神人振古以來未有如斯之盛矣猶復寅畏上帝憂念下人思反朴於鶉居

佇遷訛於鴻古夕惕勤止良以濬焉爰降綸言俯詢輿議此陛下沖謙之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然而忝迹明時敢忘披露臣聞帝王之道藉英彥以張風邦國之圖資明謨以垂化故能庶徵有序美政無虧當今制禮作樂懸章布憲可謂文物大備刑政中和而紫宸宏卷舒之風黔首罕阜安之業者良以官僚空曠守宰荒寧不能宣裕皇明洗蒸徒之耳目發揮神化變澆薄於閭閻夫遷物化人著誠去僞豈惟君上之道實亦官聯之職故文翁好儒蜀學比於齊魯毛玠崇質魏士素其裘裳是知易俗移風使天下

迴心而嚮道者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故董生云黎人未濟皆吏不明使至於此也賈誼亦云下之有過吏之罪也夫聞伯夷之風者貪夫以廉見柳下惠之迹者鄙人以恭故曰教人莫若垂範垂範必仰良材阜俗莫若興農興農必由循吏且擇賢而處其弊猶濫負乘爲政何以克堪今若選英傑而實百僚自朝廷而及州縣咸令法易簡之道慎德刑之教賞以春夏慎其濫矣罰以秋冬敬其刑矣夫賞刑中則庶人安庶人安則財用足財用足則百志成百志成則天人和天人和則神靈滋液矣然後垂訓而理勸法

而行宣九式以均財修六禮以節性明七教以興德齊八政以興邦道格元亨風還太古時雍之和可致濟俗之義可宏唐虞之美可逾文景之聲可越謹對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於朔擇時於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羣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佾褻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來賀秩秩賓

序暉暉旅醻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飫酌之宏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羣情尚洽預周旋晏語之歡方將一心天工勠力帝載寢黑山之柝苞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菽粟日詠魚藻歲陳由庚頤殷趙之年留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賡載歌

嚴從

從開元初人

風后握機圖序

中黃子曰予觀風后握機圖殆有情哉然年代遷遠文字

損益或致僨訛矣惜乎夫兵者榮賤覆殺之大機也天地神靈之所閟也洞則王昧則亾故黃帝湯武得其道矣然則兵之用也豈惟道乎亦有工拙矣語大㫖有三微焉昔伊尹勸湯呂望勸周子房勸漢祖鄧禹勸光武可謂知命運之微也樂生破竹迎刃之喻曹劌三鼓候衰而作可謂知和氣之微也孫臏邀敵於馬陵韓信置軍於水上可謂知地勢之微也故古人有言曰能知三微霸代之師至夫以智料智因奇縱奇千變萬化不可殫備今夫握機者約而遠幾而淺用少以濟廣貫一以締萬微乎微乎可以神

會難以迹融非智合曩賢役心深妙者不可以常識偕之今予依風后大旨略爲此圖以擬方陣陣有八物有八容八八相値可離可合中有容效三元天子上將所居常靜不動以象元極以配中黃其理微矣若乃四衡夾三軸九地夾二天吟龍嘯武當前後之衡雲鳥風虵居搏掣之要敵寡則從武翼之屬風虵之勢合而圍之彼衆則奮龍武之衡接雲鳥之勢突而擊之亦百勝之術焉昔諸葛孔明以傑時之智將求其源而未得也乃曰八陣成可以橫行天下然武侯陣法亦有武翼翔鳥足明武侯所習則風后

五圖也桓溫見蜀將八陣云是常山虵勢徒妄言耳常山虵者法出孫子謂之率然蓋直陣也故桓溫覽孫子而有是言殊無旨哉然此離合之勢奇正之術故曰或離而爲八或合而爲一以正合以奇勝其要在此矣孫子儒者也至注釋務析精與而多引空言以誣後人何哉馬揔述云增字發明未得精了更益煩蕪乎昔嘗覽焉中失其本每思經述近乃得之聊因時暇刋繁舉要序而第焉二百八十言殆不過尺幷爲圖式以悟後賢庶有賴云爾

擬三國名臣讃序　嚴從

昔孔子舉詩書作後王者之法其稱殷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聖人受命賢人受任龍騰武躍風流雲蒸求之精微其道莫不咸係乎天者也故夫受天之命者不可以苟代天之理者不可以私前聖知其如此故明四目達四聰高居而審聽處幽而遐覽羣才必用衆功乃廣然後天應以福而太和之化臻矣雖三光襲照五運潛周嬀圖啟而揖讓興夏鼎移而干戈用德業相踵屯夷不同然激揚名義增廣壇宇何嘗不得賢則理失賢則危哉是故五老尊而軒風熾三仁去而殷道衰淮

陰來而漢家昌亞父亾而楚王滅姬漢以降大象淪夷當極者不以垂拱居尊干祿者必以權利邀進鏡物者不以虛巳爲德達才者必以寒雋爲嫌故洪綱强而萬目頹大理虧而廉讓塞貞良甘退而莫進賢士卷藝以淡潛故伯夷爲之哀歌綺里爲之高遁晉重滅名以避其患楚狂遁世以全其身豈惡富貴哉葢有爲而然也夫明王旰食以求士君子含德以俟時然求應之感徒淡而君臣之分猶鮮者何也葢經達之道難而代乏鮑子蕭何之智也若夫解縛爲相古今所罕有登壇受爵賢者歎其難漢高始以

爲疑齊桓終受其福乃知有管仲之才無鮑叔之介則桓公不納有韓信之略無蕭何之助則漢高不容齊桓漢高不易値矣蕭公鮑子豈屢得哉夫未遇良鑒則夜光不爲寶時逢哲后則負鼎可升朝歷求邃古爰覽近圖臣主之際授受之外垂大明以敘下推至公以匡上則有我唐太宗文武大聖皇帝魏文貞者之流也葢至理之代君子不以王爵私其身而況親屬乎是以貞觀之中賢者在朝各崇至公馬周懷奇思而拔起隴畝李靖多大功而終始援用魏徵數直諫而優游撫納我朝之得才於斯爲美彼三

國之臣主始當草昧之期卒踐陵遲之運君無尺土之漸而以爭奪爲德臣無素定之分而以偷合爲功然其屬衰亂之間固貞仁之節接風塵之會吐博弈之謀用能各奉其主克立厥勲者亦不可誣也又若清淑沈懿有顔氏之德靈鑒洞照有子房之能推功給下有終始之勤篤誼守節有風雲之概歎王室之多故懷黍離以永吟遂委忠曹公冀圖匡復而天命潛革人心則殊姑迴備物之謨卒抗非常之錫雖欲匡上以德翻乃殺身成仁夫仁義豈有恆在乎不捨道而已是故比干湛身於殷后微子抗跡於周

邦雖二美同歸而三仁齊致公達慷慨總角耀奇惡姦臣之擅命想桓文之高舉羣雄競起漢歷寖微翻然回慮吐詞魏幕原其所以然者豈不以桑榆之暉非魯陽可止溝瀆之節豈仲尼所嘉是以攝管仲之高蹤攀魏武之遐轍全生之理其亦遠乎崔子矯然植青松之操鯁詞直對則左右失容捐生取義千載稱美雖遇讒譖葢亦其素志矣若乃天命未改則人思其舊乾道將革則物厭其常是以司隸之儀見悲於漢叟先王之跡遠播於汶隅孔明躬耕南陽盤桓俟主吐籌獻策識鼎峙之形總衆臨戎有席卷

之望原其去就抑亦懷漢之雅志焉及其撫戎慕持國鈞開誠心布公道賞不失德罰不濫刑又雖古之遺直不能尚也昔管仲用法伯氏無怨子羔刑人終以見德孔明之謫李嚴葢近之矣周瑜魯肅咸起諸生鶚睨鳥林鷹揚赤壁然肅爲布衣當襄漢之際標賣田宅分財結士以求人傑此其志不小也公瑾推第於孫策子敬輟粟於周郎咸有異於人者也子布剛簡懷不撓之節屬桓王創業首贊經綸仲謀嗣立躬自扶翊古人所謂託六尺之孤者歟既而忠言屢發直道不回折弋獵之娛沮釣臺之樂斯又王

臣蹇蹇國之元老者哉夫江東之於天下猶四體之有一掌耳權不能恢闡雄量以求忠讜而乃輕肆忿毒厭聞至言始抽刃於虞翻終按刃於子布翻既謫終遐裔昭亦廢處家僮故使時望挫傷元功圯衂由是見仲謀之器小也其不能廁跡中原懋長代之業者宜矣夫以子布忠賢承奕代之遇一言忤旨有不測之辜況賤跡之士而欲自下干上罄其孤慮者乎善料古者必察乎今善籌遠者必謀諸近讚詠之作豈必襃既往之陳迹蓋將暢其幽情貴使來葉有可觀者聊復采斷為其讚云